



評註
 四書大全

仁
 1169
 21





○疏正義曰：告子者，告姓也。子，弟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伯、儒墨之道，皆學字子而無純德性命之理。

○韻府勝他，註云：杞柳生水，傍葉細，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爲車鼓。

○正韻云：杞，飯盂也。亦酒器也。蓋如今之漆碗也。杞，未詳孫，疏云：屈木，孟也。木約亦杞屬。

○正韻：卮，酒器。古字作卮。師古曰：飲酒，貝器也。漢高奉，玉卮爲太上皇壽。又云：卮酒。○卮，盥水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左傳：奉卮沃盥。

○蒙引云：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存疑曰：杞柳是個木，杞柳是個器具。杞柳未能成就成杯，須待做方能成。杞柳告子以人，性不能成就成仁，義須待做方能成仁。義故即杞柳爲杯，爲喻此是性做惡，其善乃是人。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性猶杞柳也，義猶柎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

杞柳爲柎也。柎，音杯。柎，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居旅。柎，柎柎，屈木

所爲若卮也。音之屬。宋子曰：柎，似今柎，柎合于杞

柎，爲卮，謂之柎。性，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人

性，卮，蒲柳也。

為之耳○其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以為桮棬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乎正以辨其不同也二者既不同則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之言為非是性在人本善固非若杞柳之未成器其以性為惡而友之杞柳者不亦謬哉○註曰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愚妄謂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性本來是惡不肯去為仁義是為仁義之禍蓋既知仁義是善如何嫌他為害性似說不通似不若愚說為順也姑記於此俟智者評之

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宋

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存不善須於他處善○新安陳氏曰義猶桮棬也義上脫一仁字○齊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乎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聖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乎之

莫戕音墻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宋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

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存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慶源輔氏曰不言我賊人之性而言我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

○說文云：滯，急瀾水也。○今云：波流瀾洄者，言其水流之勢，濼繞旋轉，滯滯然也。

○蒙引云：滯，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東則東西，則西也。

之有使，吾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我賊人之物，將畏懼而不宜為。是事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峰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

○章句曰：性猶滯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滯也。滯反。滯波流瀾，音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

且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近，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通考。仁山金氏曰：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揚子也。

○吳省卷引：唯云：善與惡，乃性之習，非性之體。東與西，乃水之勢，非水之性。孟子以上下言，故也。東西，字。○李袁一：要旨曰：滯水之滯，與和栢同一意，都是為之受病。如水性無分東西。

○李袁一：要旨曰：滯水之滯，與和栢同一意，都是為之受病。如水性無分東西。

決然後有東西所以水欲
流須著坎人性無善惡為
然後有善惡所以人欲善
須著為君子把一為字故
終身究竟學問故動輒用
強制于夫孟子既以戕賊
折之又以排激折之都是
駁他一為字
○存疑云其勢則然之勢
搏激之勢也蓋水為搏激
所使其勢不得不趨類在
山也

有不善者也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
知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夫音扶搏

捕擊也躡跳也類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

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類不可上俱非水之性○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

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

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向彼乃復之之謂

非本無定體而唯以無所不為

也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把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

以仁義為偽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

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今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

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

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

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

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

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性在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

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其愚無知之人當之以惡

逆用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蓋於見赤手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峰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類在山為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乏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釋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穢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存類此是告子為孟子所攻而說出其本旨也言性之所謂性者只是以人之生者言也生對死說即活也生活氣也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生便有知覺能運動死則不能矣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物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後來修為方善故有初生之說又見得人物初生時知覺運動都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流水無善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

○學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居心 居身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

○蒙引云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蓋生則有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死矣

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雲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

告子謂生之謂性只是混人物在其中而不及有夫人物之不同也

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運動屬身不外乎此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采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及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邪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味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拆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

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采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提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刃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通鑑石山金氏曰佛氏之說比告子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繆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自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雲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自然
與平聲下同

○夏九節五羽雪玉皆物之白者然其白終不同故借以相證不兼實言

○蒙引曰：告子生之謂性，不悟混入物在其中，而有不通處。孟子白之謂白之言，亦是混異之類在其中，蓋因牛下之說而舉其相類者，而因以折之耳。

○游立軒說：三性字皆指知覺運動言，以人對犬牛看，見得以生為性，則無人物之別也。

○前會案：謂前皆以上聲上字為方上之上，去聲為本在物上之上，今詳說文。上字高也，指事而言，類篇是掌切，則為本在物上之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

二別必列也。白羽以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

之本不同。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異，而有知覺能運

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

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通考：趙氏惠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毓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本傳曰：

上非去聲也然修養已久矣

孟子卷之十一

七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太本太原上說太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

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橫縲靡幼戾紛紜外反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宋子曰氣相近如知

宋子曰氣相近如知

孟子卷之十一

八

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以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偏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

○李貞菴述說云：仁內也。四德亦上。食色惟關及論。○徐君泉初問曰：仁內義外之辨。從食色性也。上來以氣為性便認至此。做正辨義非外則性義自明。誠之為性不得矣。義外是物上討道理。義內是心上。流由此道理謂曰不在內。

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雙峰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筆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筆字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於義也。
朱子曰：告子先云性

則良無不在仁乎。白曰：自長
長法家也。皆是知凡。意念
端正不銷也。皆是良知。良
知本于性。性原於天。謂非
善則天有惡耶。
○果無厚曰：食色性也。於
是引起之語。此算是論行
義不是論性。孟子平生開
已便將仁義並言。而告子
欲立其術。故言仁內義外。
矯之見仁。繼在內。義終不
在內也。口氣雖平。意實重
義一邊。仁本心之德。愛之
理。而告子偏言愛之理。又
只專指愛欲而言。義本心
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就
事之宜。又就事物見成。故
說更不及。如得其宜之意。
是二說皆非。義外尤謬。故
曰：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在外也。意亦在偏重。則他之義一邊。

義猶格格。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
得孟子說。尤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
但此義差在內耳。○告子以生於愛者為仁。故曰：內
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
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
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
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
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雙峰饒氏曰：
告子惟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
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
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
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
得物。告子認以為外。或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
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
無義。皆是道離。○雲峰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
者。口曰：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

亦粗。其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
是仁愛之心。生于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每不可
愛者。則是事物
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不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
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
之。所以指
義為外也。

謂非先有箇長之心
在我。亦明在在外。

○引釋云白馬之四句是辨其以百喻長之非兼入與物看且謂二句是辨彼長而我長之非俱屬八說大都告子論長始終以心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焦弱夫曰且謂二句選是謂之之謂故告子未達而云以長為就果以長為義而不以長之者為義矣○按此說較是或云非謂謂宜作實斷義之非外看來本願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行季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義長馬長人則不同長

○林次崖曰吾翁則愛之德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因以闡義之為仁也

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其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入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論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為論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誠其以白論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旬分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曾見秦楚則內遠

○存疑嗚呼既不在外長亦豈在外哉就長楚人之長字長吾之長亦自有差等此可見義之在內也但孟子姑即其所明者而通之且不及此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象無以異於者善象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者象亦有外與者與皆同未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有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

慶源輔氏曰象在外而者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養象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

仁山金氏曰孟子正當曰長楚人之長果亦猶長

函華 荀且見又言不定
丁 莊子則陽云君力政
馬勿一

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為性則是長長

則恆於吾心此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者秦人之象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已盡之矣

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象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可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為言於是借者象以為喻謂美朱雖在象而者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象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者之之心此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南音南音恭音南莫補莫厚而不

得其正也

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去義所以裁制其在死者而非在死也告子義死

之說孟子所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此章見李于為景疏所成

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存疑云行吾敬改謂之內公都子此語亦有分曉

○蔡清曰鄉人之長於吾兄者不多不足以善吾天倫之親之敬也故曰敬兄鄉人外賓且以長也吾兄雖當敬然酌之際不可不酌乎蓋雖敬鄉人之酌而敬之在吾兄者終不損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通考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

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季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於各是伊有可敬之者難者而及難上因其辭以折之易多沙元之曰

○林希元曰孟子季子只見得敬長之心都是從物轉移故謂以外依愚見其所以轉移者何豈不是心這豈在外甚是直截庸敬

在兗斯須之敬在鄉人便
是此意但略略須用挑別
左明白

○陳紫峰漢說曰因時制
宜二句得朱子補出此意
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
出季子想此亦無疑看來
庸敬二句終欠分曉故折
未徇

○蒙引云敬叔父則敬
身則敬言敬由外生也

○蒙引云大註此亦上章
講矣之意皆因其所明而
通之但上章是承食色言
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
所明者也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兗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

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羅氏曰因時制宜

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
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

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
因時而裁制其安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也
季子曰冬自則飲湯夏自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
也

此亦上章者矣之意雲峰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者

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
事物之安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安則在乎心

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

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

堯舜矣慶源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

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潛室陳氏曰
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

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安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以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即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所當敬屬乎義。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

○引羅云善本性所有而只無善無不善謬矣。一即孔子習相遠之說。一即孔子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未為非也。但或王於積習或主於定分而非天命本然之性。故孟子只就善上言。

中謂不分上下也。謂不分二也。

○盧未人曰文武只一句。明可以為善。幽厲只一句。明可以為不善。

者即為性而任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沖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雖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故文武則民好善。幽厲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趨。

○虛未人曰以爲君爲君丁
句明有性不善不可移而
善以善與爲父至其于明
有性善不可移而惡

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故以兼爲君而有象以譬腹
爲父而有象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平
于此乎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
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
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
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
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
者惡焉而已矣○宋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
不曾說得性○此章二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
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

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
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
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
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
了二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
但三品而已哉通考涂氏潛生曰性猶杞柳也謂人
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
故曰如性猶湍水也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
於習揚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無而成於倫故曰近
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
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避周無畔崖故
曰畧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
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
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命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
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長子微子以母賤不嗣
在射以正焉所出左

○惟清園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孟子即情以
論性也習焉云性之与情
猶波之与木靜時是水動
則其波靜時是性動則是
情蓋即此意李習之乃欲
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子
之旨矣

○蒙引云其情其字可味
謂情之動也一說非也其
指人言

父而書稱微子為南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乎曰及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

乃若發語辭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

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

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

善可知矣

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

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

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味生是

性發為萌莖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

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

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

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

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

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

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善

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

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

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

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

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

○存疑云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動才非性之能動才亦外性體
○郭峰山折衷云才者性之能也才若不善是性無能故曰非才之罪
○焦澗園曰魏志鍾會換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德之才性本一何得有異向離合耶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也
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才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質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用才旁才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然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曾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取才則可爲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爲善今乃至於爲不善是非才如此乃

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稟之性出於天才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千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嘗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潔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千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夏九節曰：四包人皆有之，皆軌分數以的一。一說：○徐文惠曰：仁義禮智人中心原未嘗有，獨不思使其中無有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何從而來哉？故曰：非思耳矣。

○輔潛菴曰：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也。

○要旨曰：此章因三說紛紛，明個性善，以一之性有善無非，皆無不善，只是善非有不善，順性做去，只可以為善，非可以為不善。若夫為不善，都是不思不得，而陷溺其心者，已不可委之於才，况可以於性乎？性善無思，見得即情，發出來，都無不善，便且性善，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得，曰才。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師徒音 善惡相去 五倍曰蓰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非溪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圖曰：宋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恭蓋恭

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為一，曰：鏠。以次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俱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宋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惡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本，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本，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立祿之天下，弗顧于翻

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洒洒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此發動，後便遏折了。夫便似天子命使，似將告勅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

○蒙引云：不思不求，思以言求，以用方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故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通章都是因情以著性。

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侷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於外故也性求其在於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

○用用齊王意云天下無無用之物無無壽之民故無不知敬德之心○李東一曰詩之則字齊字德字是性好是惟能好

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本取曰思以求而又曰盡皆孟子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雲峰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尊德是才

天生至民有物有則

孟子大全 卷之十一

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
 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
 子所問之三說皆不難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正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

○養心上篇朱子曰湯其修身體道以復其性

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吝
 已也所謂懿德也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
 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
 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
 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
 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
 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而
 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非至於塗人一也才稟
 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
 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
 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孟子大全 卷之十一

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不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亦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麤底道理全然不明于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潛室陳氏曰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性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原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張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

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此引云改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性謂非性也坎

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則此理隨在。氣質之中，理非別有。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左備言之，使入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聖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是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一者。

至程子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放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北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峰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與做性。既生以後，方與做性。纔與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則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一之則不是，問善惡及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有存否曰不知
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也知
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因
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
此性不能常在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在得性之本
體間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
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
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
充便是要體驗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新
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
不曾說被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荀揚則
全奸繆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
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甚正者入得
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揭盡
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
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

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
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
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
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善蓋氣

○蒙引云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

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
可以無省悉井反察矯揉人九之功省察屬知矯揉屬行學者所
當深玩也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朱子曰才只一
般能為之謂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

實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于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本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左說到氣上稟之須是兼二者言之左備○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峰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首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通言**朱氏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專以氣言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把柳則責之皆刃而未發之辭也滯水之說則略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定言

○牛春宇廣言曰富歲凶歲只是備言以形容人之有善而不亦有不善者由於陷溺其心而非性之本然意非專就富歲凶歲論夫人之性者也

乏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旨益明益告子不取諸心故孟子之言略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之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季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

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惠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為

○徐玄扈曰：播種，麥也。不
作三項，平看蓋言地同時
同則皆生，而皆熟矣。有不
同者，則地力與露人力不
同故也。不齊字，正與二同
字相應。

○蒙引云：舉，舉麥一物而
見九同類者之舉相似。○
其地同，又曰：則地有肥瘠
何矣？蓋同一地也。特有肥
瘠，異耳。同肥者，地也。瘠者
亦地也。

○按說文云：礮，石地，名也。
趙注云：礮，石也。今註礮
瘠薄也。亦本趙註。蓋石地
土不深潤肥澤，而瘠薄，此
不則字，而別意耳。

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飢而陷溺
其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礮，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楚音牟。耨音憂。礮音交反。

○蘇太麥也。耨，敷救反。種，上聲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

命曰：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礮，音薄也。新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同，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陸稼崗拙論云：故字，承上推開，泛言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疑是疑其性不相似，而有為善為惡之殊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撥綱領處。

故君子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費也。履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賈音。今草包而小，亦泉人。其長橫。

賈，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費也。

○孔叢子抗志篇子思曰：竟穆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入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木交之，宗成。注：孟子稱簡子，趙岐謂古之賢人也。疑，即穆也。詳其為履，不為費之言止。下辨士而已。与子思所謂好，飾辭說義，頗協。故不置為賢人。木，文子之子。

定公十四年，自衛奔齊。
○易牙，齊人名，牙，其字也。齊桓，嬖臣，見左傳。呂氏春秋，能辨淄澠之水，蒸其首子而食，齊桓管仲願易牙之遠，不聽，終飢渴，桓公而令絕。
○蒙引云，於字重看，○期，與詞同意，亦必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嘗，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

○蒙引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詩曰：不見子都，則子都春秋時人，俗矣。
○子都，鄭大夫有寵于莊公，子諱考叔，筆軍後遂射頭考叔，又黨祭仲殺難糾，厲公遂殺子都。詩云：不見子都，蓋謂此人也。詳見左傳，傳相非。

○蒙引云長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二句可見人心之同然乎義理之實也此聖凡所同也○韻會云羊曰芻犬曰豢皆以所食得名芻豢也

孟子卷之二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朱子曰然然否之然人草食曰芻牛羊

是也穀食曰豢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見成老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

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

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朱

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

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峰胡氏曰芻豢人之所同者也若謂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太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眾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

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通曰朱氏公遷且此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拙講
○其言上言山水所以失其美下言其所以終失其美也

○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南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即此也
○袁了凡刪正曰息本是休歇今謂之生長者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物之生不休歇則不能榮雖謂息為生長亦宜

○牛山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葉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也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日夜之所息下同也纒息便生故息又訓生

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

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萌出者也濯濯光潔之

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

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一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

○雖字虛字莫以常法見焉是亦活處
○黃栗峰曰平者平之分之意且晝也平且者晝夜分晝之時即晝也
○折衷云夜氣云者由夜來心靜而氣清名之也到

平且未与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曰平且之氣非有二也

○濕井泉曰山木人心皆以生為性者也

○鄭申甫曰此章便見孟子亦以生為性矣山以生禾為性也濯濯則非山之性矣夜氣之生仁壽即生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也是人之以生為性也

○盧未人曰反與相與無也

○辨迷曰語昼之所為即句解反與之意展轉二字辨反與之義

之所為有格亡之矣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莫覺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

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格下戒也朱子曰

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走作反覆展轉也朱子曰反覆非

心如將自家物失去了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新安陳氏曰物欲者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代良心之斧斤也

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

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旬反者但其發見

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

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朱子曰平且之氣

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

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

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

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且以

浸音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

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

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積，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日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枯而彼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該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枯之，人謂枯之，其夜氣非也。謂枯之，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自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枯之，隨手又耗散了。

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自枯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為，不審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且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枯之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日亦然。至且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且晝只管枯之，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分。所謂枯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在。義之心人所固有，但

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泯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乎平良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且晝之所為又有以格心之格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且晝之格心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

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峰胡氏曰此章以山木之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格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日夜氣者木之萌蘖絕于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於格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

○姚承菴曰：凡斷喪放失者，皆貴者實操存得未，則无物不長，况心之生机未嘗滅者乎？失操則无物不消，况心之萌蘖僅存，无發者乎？即物皆然，心為甚之意。

○蒙引云：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也。

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入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之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耶忽之間。

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且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水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為，格於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也。

與舍音捨。與舉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非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

○丘現山曰：操存舍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

○焦漪園曰：孔子只說心得失易，而保守難。當無時無處，不致其養，非贊心之神明不測也。

○家引云：神明不測，兼得
夫言。

孟子大全 卷之十一

存在此捨之，便在此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

易去聲而保守之難。雲峰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

謂出入無時，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莫知其鄉。

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

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薦孟子言。程子

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

內而已。程子曰：心豈有出入，只指死而言。心只指

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

舍。心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

坤卦文言：君子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舍不出則久，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

總括之。○孟子太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

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

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且晝時不為事物

所滯。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滂夫

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

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託之，是不託之。

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

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

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問：不能操而存

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

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

孟子大全 卷之十一

是在這裏出則是已失了。此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專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愚聞之師。延平李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

特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生也。○**至平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安熟玩而深省之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在。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峰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安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

○蒙引云。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言其不智有由也。

○又曰。暴之陽氣之發舒也。故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故不生。

○徐傲曰。小人之術。以而善入。其投時君之喜好也。深君子之道正。而難親。每苦於机之不相入。故一日之暴尚如水拔石。而十日之寒則浸淫決於其中。而不可辨矣。

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且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枯火。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垂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哉。易去聲。暴步。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諛。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乏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

王秉彘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南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

○摘訓云。上節意思已盡。下節只是譬喻。

○漢張衡傳云奔秋以恭局取譽○沈約云奔理希微之趣念奇正之情末公以為子孫王生謂之坐應

國之善奔者也使奔秋誨一人奔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奔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奔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奔秋善奔者名秋也繳以

繩繫矢而射也雙峰饒氏曰心以所生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生專在此致

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眾邪之交蔽而齊主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

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害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

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有范氏曰人君之心

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然賢人易去聲下同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

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

也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

○養凡曰此章却似詩之與休從魚能掌說起取到入于義上舍生取義文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實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雲峰胡氏曰。此章首末言。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焦游園曰義字該得廣人生便有欲舍所生之欲而雖死亦不悔便足取義如章內云筆豆不受嗔就是舍生取義也為雖不受不義亦是舍生取義也

兼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趙氏惠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

生春秋宰夫臠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蔡晉江曰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是義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其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采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是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好○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所欲存其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其於死之可惡故其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

東陽許氏曰此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外本卷疑問曰生死處可謂極矣而義之所存者決不為偷避之行若此方是人的本心故發出由是二字見其本於降衷來自是如此未本心正應此

○盧希曰。但曰。賢者能勿
愛耳。復見。後人。喪之。
○龍會滑。言。和。同。紛。亂。之
意。

○朱引云。雖。爾。亦。重。於。嗜
爾。故。之。人。亦。不。受。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骨於利欲而忘之。惟

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東陽許氏曰。五節上二句。當急讀作一。是。鐵。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噍呼故反。蹴于六反。

豆。木器也。噍。當沒。噍。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屑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不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為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大雅云。于豆于釜。于。豆。注。云。木。豆。豆。道。醜。四。休。之。豆。呼。呼。禮。雜。記。云。大祥。主人呼。之。

九傳云。釜。十。之。鐘。六。斛。四。斗。也。

○譚。述。曰。萬。鍾。對。萬。豆。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有。幾。毫。不。同。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新安陳氏曰萬鍾對簞豆

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其實何所加益哉

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

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使妻妾濟

知識三者如舉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三者他可類推

亦人所易去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聲昏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

朱子曰此是克己之方然所以克己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己去得不然臨時比此又却只是擇利處去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嗶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

○引耀云良心者人之本心也不論生死不論貧富皆是有即嗶蹴之不受見有是良心即萬鍾之受見失是良心

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東陽詩氏曰三鄉為

身非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呼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可謂無良心矣

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悉并反

察於斯焉

朱子曰此章孟

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三者或物欲之炫人所易溺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入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顯三者之念都未萌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

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及其勢之使

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

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太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

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

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

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不受非禮

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

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之

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

唐天寶中禱山反時張
巡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
食城陷許遠同就死
檀弓下篇曰有大饑
數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
食之有饋者蒙秋轉履買
實然來粟散左奉食在執
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

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
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
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存養曰夫心之切於已
人皆知之仁切於已人未
知也名曰心人心欲人知
仁即心切於已也然仁與
心却是二物名仁為人心
不幾於無別乎仁雖人心
所具之理是心之所以為
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言則仁自信心自心二者固有分矣以心之所以為心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而
實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仁為人心亦可

○徐若果曰人之所以為入者有此心而已仁即是心人而不仁則已失其心而人道亡矣无私外是
心之靜生理活潑周流即是心之動

至的客白酬客酌主白酬
酢与酌不互用非也

○存疑云仁是心所具之
理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
反而歸之心也自其所具
者歸於具之義故曰反

孟子卷之二

免至于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
知所以過入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
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
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不失本心
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其
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眾人惟
汨於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通百宋氏公選曰此
章之兩節前五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三節以口體
之小節言即事理之中主乎善惡之心而言之也○
東陽許氏曰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朱子且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勉齋黃氏曰心
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

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
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潛
室陳氏曰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
者爾然便損心為仁則不可但心中具此生理便
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
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芽者蓋以
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連
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
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枯於二者之形也孟子
只恐人懸空去說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
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然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多之曰人心
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音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

孟子卷之二

孟子大全卷之二
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
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
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
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
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
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
須略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
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
仁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經舉
全體使人知仁，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一視之也。○
雲峰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入之身而
言，此則直指入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
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
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義者行事之
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友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

不可須臾舍矣。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

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物各
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物各就其當行
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
義為入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
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雲
峰胡氏曰：路在死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安在死
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安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
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盧未人曰：放與舍有別，心就內看出，而不少取之謂放，路就外看，无而不取之。

謂舍道心是自家本有的
這路是自家當行的乃自
來放之合之所以可畏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平聲久惕然有深省反處雲

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口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入之路而不由放其為入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言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通曰朱氏公遷曰此微戒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微情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比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不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存疑云此二條只是嘆人失其良心

○講述註弗思意只可言外語也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

曰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所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益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與做放纔昏睡去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了便是放

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

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原旨云人之所以爲人

者惟此心而已矣學者守此者也問者問此者也求於心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

○鶴林子云孟子言求放心而邵康節云心要能放心自放也必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樊柵不求則不待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本心

孟子大全 卷之十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靜時昏昧動時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

不能有所發明矣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求其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

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

思辨四者甚切然獲放心不取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

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郊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

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心求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取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說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

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

考○勿齋程氏曰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處者上達也下學而上

達以求放心爲本○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自己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爲昏昧喚醒

五十二 卷之十一

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

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

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

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

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微菴程氏曰尋

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峰胡氏

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見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

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

達則此心又不可為虛空無用之心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安服膺而勿失也甯軒張

問之道以求放心為上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未

乏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

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

理寔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

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

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

之微豈非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雙峰饒氏曰

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

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

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

孟子大全 卷之十一

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是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通首朱氏公遷且牛山之木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論為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言定。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固有，而衆人捨之，學者當有以養之也。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當存，而衆人放之，學者當有以求之也。操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首章言學

孟子曾人亦在亦取久
自新曾而視之祭楚則必
法一列

○指掌圖：一、巨指；二、食指；三、中指；四、無名指；五、小指。蓋巨者大也，食指者人之所食，以此指為力也。將指者，左傳與主闢閭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楚人獻鼈于鄭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鄭解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深指，子問掌之，而出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今規舊四指，不切於用，無實用，故無其名。

集註又發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先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學，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等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神同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謂不知

類也。惡去聲

孟子卷之十一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理

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寧處者矣

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

此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

南軒張氏曰愛

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

○蒙引云身以心為至上下章意同一說拱把之桐梓只言微小之意以明身之為重也

○鄭申甫曰世人養身只是養不血肉之身所以為身豈豈在血肉全不知養了朱小而害天養賤而害貴故曰不知其所以養之也

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土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二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

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

○黃葵峰曰兼所愛四句是說人之一身原皆兼養難說身體不必兼也只要兼得其道而善不可兼失其道而不善耳

○引躍云。衆其小則有害。有害爲小人。衆其大則無害。無害爲大人。

○漢註。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檟棘小麥所謂酸棗也。
○按詩九月篇九月築場圃。傳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故曰場以治穀。

○漢註。檟棘。檟音取。言其恣食則曰檟。棘言其恣取則曰棘。言其亂也則曰棘。言其不恤則曰棘。言其不檢則曰棘。言其不珍則曰棘。言其不珍則曰棘。

○漢註。檟棘可以爲琴瑟。故曰美材。檟棘一木也。詩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小木叢生多棘。難長。故曰非美材。小註。字書木堅色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檟棘。

○存疑云。首四節是說養。養者。猶知所擇。末二節是反覆說養小者之必有失。益以見養林者。猶知所擇也。

至不養也。申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兼愛兼養意。

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爲貴。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曰腹也。貴而大者。曰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檟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價。

檟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檟棘小麥。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實酸者。爲檟棘。酸棗。棘也。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指肩背有新安陳氏曰。指肩背有

小大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徐攸弦曰飲食之人不
必言孰口腹之欲只是不
去照管自家本性理會自
家身子雖生於天地間只
養得一箇口腹而已猶莊
子所云風波之民○人若
養其大且貴者則小且賤
者亦不為委形如飲食之
人心有撝節不以口腹用
事便非養小以失大矣就
是參天地贊化育的大人
亦只是此口腹口腹豈是
小的註以其為軀命所關
却說粗了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

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

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

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

到得饑了也○雙峰饒氏曰以身而言言一毫一髮皆

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

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

○存疑云從其大體是耳
目之欲皆聽命於心也當
視則視而不妄視當聽則
聽而不妄聽也從其小體
是心反聽命於耳目淫聲
美色惟其所欲而心不為
之宰制也

此章示人全體皆心

○朱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心

孟子卷之十一

五十一

○前云鈞是人也言其所成就同也後云鈞是人也言其所趨向同也意宜有別○從隨也從其大體是憑他作毛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不作以小體從大體

○蘇業溪解醒編曰何以爲先立也求之於無物之先而非持之於有物之後也中庸之漢猶是也

孟子大全 卷之二
能爲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爲身之主及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

問蔽是遮蔽如

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

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

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

大三者謂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

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

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爲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安思是能先立其大本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所謂

○一統志四十一云范濂
濂溪人紹興間舉賢良不
起篤志求道學者稱為香
溪先生有文集藏于家米
木公取其心箴入孟子集
註又出焦氏筆錄才四
○虛齋曰一說堪佳也只
是謂任載之與指人在地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則在天之下矣亦一理也
○堪輿天地也堪天道與地道○易大傳坤為輿
○爾雅翼堪有水而細者子稱水之在大倉

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通考朱氏公遷曰。木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功夫在不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效在思字。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以理義之心言。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字茂明。婺州人。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杜芳反。米參為。二才曰。惟心爾。雲峰胡氏曰。堪輿謂天地。

○南浦明齋既自以心為形也

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者。二才也。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逆。為厥心病。雲峰胡氏曰。此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

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左
 弱而四面受敵其不凶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
 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雲峰胡氏曰前个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長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長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宋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長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長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爵字只尚貴字看凡可貴者皆謂之爵也

徐若泉曰從字不實力因配天爵而自然得之若形動而影從也要字是先有心矣夫天爵本非求人爵而人執此以要之惑夫
 ○原旨云從之者我無心

○子曰有大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南軒張氏曰仁義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句

○雙峰饒氏曰仁義人個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克己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舉人爵從之益

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南軒張氏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己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

而彼自至要之者我有心而未必得

○存疑孟子之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之科舉以文取士士爭事文藝以待有司之求天爵不修在官多寡行之士矣天下何由泡哉

○河南金云朱子語錄有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人爵既得而遂棄天爵更惑也

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名也

○存疑云此真是因時人要求進人之貴而不知有為己之貴故特喚醒之
○陳聖菴云這章書最重人人有貴乎已句即下面

之者高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公平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朱子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實已棄之矣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修者耶○南軒張氏曰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

乎天理是以人才眾多而天下治遠德之衰在上者假名而要利在下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聖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修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以若何也曰修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以人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耳 ○聖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仁義飽德開譽等句是也
因世人舍良貴以求人貴
故特喚之弗思二字最其
緊要令聞非過信之聞廣
本節令聞之所推者達也
○虛一誠曰趙孟最有推
于其故能貴入賤人此二
句正明非良貴意良貴則
貴不與人亦不祿而賤
之矣

○蒙引詩大雅既醉首章
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
子萬年介爾景福○傳曰
德惠也君子謂王也爾
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
行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惠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此引來以德為仁義亦既章取義如易之黃
○之章亦取對名而義不同也

貴於已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

卿故當時謂趙孟能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

孟能賤貴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

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醉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爾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

今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

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程子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

之良貴則自無所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

慕乎人爵之貴矣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

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

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

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

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

雲峰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

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且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章直為

○林希元曰：此章朱子小

義及張南軒俱作兩人說

惟陳氏謂認為戰國諸侯

義是也，但以終必下為滅

云似未是。○蒙引曰：孟子

此為當時之君言，梁惠主

以能行小惠而尤其民之

不恤，則謂之水不勝火者

也。愚謂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仁之勝不仁，此其顯

然者。梁惠主以能行小惠而

望民之加多於鄰國，是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

之火，不願則謂之水不勝

火者也。

○講述曰：勿作下國看，只

是正其所為之仁也。

○季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

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誤助於不仁者也。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也。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

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甚易。蓋纒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

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南軒張氏曰：此

○存疑云五穀可以養人是種之美者也。荀為不熟則為無用之物。又不知稗稗之熟為可用仁之在人亦猶是也。故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朱子一曰。諸諸生曰。和尙問語。只是。一言兩句。稗稗之熟者也。備者。用。經。若。道。徹。了。不用。費。語。亦。一。言。兩。句。其。理。便。明。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知。稗。稗。

○蘇東坡。賦。就。承。此。章。意。來。說。得。好。了。

為有志於仁而未及教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擇舍之間。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而寒。倏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為仁。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寔明。則人欲寔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止。不惟不能勝。遂使以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仁之者。相協也。

○垂白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稗稗夫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

莫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

莫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稗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慶源輔氏曰。日新。且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而天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雲峰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充。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仁。

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己之功也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信之左循而行之且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石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謂言矣

○學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

章句章意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

○洪竟山曰此篇從禮上說起至簡澆其心意以十章章俱是就養心存仁之事到此說仁勝不仁為仁要熟與教學傳授心法硬以收結一為之意

○唐荆川曰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是則

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由藝且然凡聖人之道

乎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

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

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

射者志于毅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

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毅而言中

法無知一部太學○雲峰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

學集註大全卷之十一終

學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丁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

之辨。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二章為政，十三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

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人物考：屋廬子，名連，字
○半春字，質言曰：前篇從性善上辨仁義，此篇開章復辨簡札禮，即仁義之節文也。從處變處較其輕

重便見禮為人心之固有
而不容昧者是所性之善
也。荀子性惡禮偽之旨
正相反。

○疏正義曰所謂禮食者
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凡此是也所謂親迎者又
案禮云夏氏迎于庭商人
迎於室周人迎于戶凡此
是也。
親迎六禮之一也家貧
不能舉六禮之類。

○盧未人曰不揣二節蒙
別存疑皆云只是一意檢
言其不可偏較然謙氣似
一正一友上節是執任人之說喻之。言偏較則欲里於理下節是反任人之說而喻之。言理欲實論大
分豈偏較之謂哉取食一節乃明折偏較之失理似不得其平之甚矣。

任人復扶又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屋廬
子不能對明自之類以告季季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知 禮郊特牲云男子親迎 男先於女則柔之矣 十一 十九九丁

何有不難也宋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
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
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
備親迎之禮法詐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不可使高於岑樓揣初

○初學部崇山之高銳處
也故註云岑樓樓之高銳
似山者

○存疑云不揣其本以高
卑言金重於羽以輕重言
皆起下文取食之重與羽
之輕者一條意。
○按古人束帶其帶有鈎
今官人腰帶皆然有以白
金為者有以黃金為者有
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深樓樓
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
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於樓反卑矣慶源輔氏
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
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
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
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輔氏

○引畢云此節即上一節
意但上在喻上說此則直
指任人說了正所謂升寸
木於岑樓而等鉤金於異
羽者也

○李貞庵講論曰此則教
屋廡子把細常之禮與滅
至廢倫較兩邊俱重則猶
重者自見此正理欲大分
也

○施慶陽云食色性也禮
者所以節節于此者也天
理人欲同行異情凡食親
迎即是天理珍兒奪食斷牆撻死子便是人欲地一食色而天人不察舜不告而娶不失為孝
陳仲子不食母之食不得為廉則亦不得為忠

○按史記廉趙趙者自起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香同古字
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餓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

往應之曰珍兒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珍則不得食
則將珍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
得妻則將撻之乎撻音軋

珍戾也擗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
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
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斟酌錯綜分經緯斟
酌量淺深也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鼓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
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
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
鼓瑟取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詳瑟每
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所以斷丁亂
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詳反

○膠鬲上古文也下古為切長遠也

之二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宋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

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發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泯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辨之際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

○蒙引云此章要細看教簡為字

○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

○黃奭峰曰古語為字本是說用工夫而曹文述之只淺淺說言人皆做得堯舜耳

○以長之以是以上以下之以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乎曰然

此章見聖人可為而外求意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

或孟子所嘗言也宋子曰孟子過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暇修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可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鼓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據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益與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節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息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荀子曰帝堯長帝舜短
大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
子短

○盧生曰奚有於是抑之
也亦為之而已矣此句最
重謂為其所為也○人欲
為聖人者豈以其才之不
勝為患哉弗為耳蓋以其
求諸性分之內則聖人與
我同類者故无不勝之患

○人物考烏獲秦武王時
人方能扛鼎武王与獲較
力舉鼎抗腕而卒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雞則為無力人矣今身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

四字本作鷓鴣也從雀作匹禮記說四為鷓音是也

記曲禮庶人之勢匹註匹讀為鷓野鴨曰身鳥獲古
家鴨曰鷓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年耕稼也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力士烏獲至大官○新安

○存疑云孝弟之理通於
上下其近徐行後長此
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
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聲
被庶民而天下定此孝弟
也

○象山集云聖人教人只
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
子言徐行後長可為堯舜
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
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
是就上面著工夫聖人所
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
由戶直截是如此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矣徐行者
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
上聲弟音悌先
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為之二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
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
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身獲之任
是亦為身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
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
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氏曰堯
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

○蒙引云言能為堯舜之事則為堯舜矣不能行其事則雖有湯文之體貌何足道哉

所以為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益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宋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益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

于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于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二行立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淡陋麤舍胡

率慶源輔氏且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

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

此兩節云徐行子服覺軒蔡氏且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

可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借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且上下節皆以徐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箴教之

曰豈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本注曰見於鄉君而曰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須留其詞皆近假而留

匪不祖假館而後受業為
見其求道之不篤也

○又曰夫道若大路然所
該亦自廣則所謂飯而求
之有餘師者亦豈止孝弟
哉

○人指有道之人也
○家引云註若歸而求之
事親敬長之間是專以孝
弟言而又曰性分之內萬
理皆備謂之萬理孝弟之
理在其中矣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

者之習氣都未去却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

分去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向反無不可師不必

聞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

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

之則如是而為差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

而為不弟其太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趨其自然之性則下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在矣○尊事長之禮既不至

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察其受

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宋子曰

致凡下又有拔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指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所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文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與行

言也。未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修為而可安生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大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寡人之詩也，季子自何以

言之自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宜，申又得褒姒，以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由於是宜

田之，傳為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

○此章見於人孝子之用

○小弁詩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又曰：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又曰：君子信之，如或讎之。君子不惠，不舒窵之食。彼有罪乎之他矣。

○彼有罪乎之他矣。○弁，彼也。○窵，在也。○舒，提也。

○引云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此之半正指有人於此之人也。

曰：家國之念淡故其愛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國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見闕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魯臣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

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六變宗社傾覆繫焉。加之何，勿怨是

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益。譬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朱子曰母以養風流在不能自去○凡氏曰母欲怨者本為風流在

凱風

反

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

子作此以自責也

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

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朱子曰親

○通義全氏曰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欲再嫁固為失節然禮律有紀父之服又所開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禮不可廢而國家之存滅亦不可知故曰過大○焦湖園曰凱風之過過在身家故曰小小弁之過過在宗社故曰大○家引云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匯石乃謂之磯○存疑云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水之行如石水石不坐遂激起而呼號矣是此石乃激水之石也○東下九日磯音磯說文作石激水相激因之朱作水激石快也

○四書名公辨語曰磯是借用字不在論不可磯謂水不可磯磯也水邊石見激于石而呼号也水喻于存喻母

○或謂磯石也石親之小過也水子之心之淫滑也不容親之小過不孝之子也容親之小過石於吾水中了好矣

傷天地之太和矣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怒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與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天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在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然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東下九日舜至五十全無怨矣故孟子前說怨慕而此則只說慕見小弁之怨全由慕生註指出怨來大非書耳

膝下一體而分喘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新安陳氏

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淡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當親而疏疎同怨慕號平

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

謂只我罪何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向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棄不卸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宋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

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何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雲峰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心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極將之類乎遇於石丘輕口

尤修云不期會田遇也

○宋極宋射人物考亦為同一人也

宋姓極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孟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極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

也按莊子書有宋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

說音稅下教強上聲聒古活不其舍上聲○見莊唐去聲疏去聲云齊

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棄之而彼身強弱不令言說說不已也

○唐齊云云上以說其君

○蒙引云此其字指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非指說者也

○蒙引云三軍之師就在王人說言其將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言三軍中人下人為入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三軍之士也

之少天理人欲每血行焉

○鄭維岳曰根於心之不仁也其心不仁及乎分之所宜於是懷義相與應戰共事者是仁義如各人抱一不好物來相親一般豈不其懷仁義以相接

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搆古侯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遊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經在當時想亦是年

德之高尚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踐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唐柳所精抄曰仁義之利說簡懷字在心上辨凡無所為而為期於自盡其心皆屬仁義凡有所為而為期於自便縱托之于仁亦是屬利須着得仁義是良心故有所自必應利是習心亦有自必應常人也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仁者棄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否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之也

南軒張氏

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由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復利實傷萬世之彝○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怪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太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則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

○虛齋曰孟子居邠處於平陸居處二字少字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邠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為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守正者不出故曰守不報者不往答拜也

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季子居邠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愛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愛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

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宋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

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邠之往見季子由平陸之往不見宿于屋廬
喜言連得聞矣

○蒙引云謂已得聞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見有間隙處也

屋廬于名也

○講述曰儲子為其為相屋廬子亦設為問難非實有為相之疑

知孟子之處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

問曰夫子之往見季子之禮不見宿于為其為相與

之為去聲下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

耶

曰非也書言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終志於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於享故也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資在物

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蒙引儀禮意也對物言不享謂非享也不終志于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于苗洛之

○章句凡曰為其不成享正答為其為相之問謂吾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若

不享之故書已歎矣何勞孟子更歎耶

○蒙引云屋廡子悅已得孟子之意矣或問之雖聞其言未得其意也故問之

屋廡子悅或問之屋廡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

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

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

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

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

吾義而已○覽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

是亦之際權衡輕重名稱其實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

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渾子見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季

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果加於上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

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

下未能濟其民也

○虛齋曰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廟猶勿稱

按周禮天子六卿

○焦疏曰孟子在三卿而又去之正是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仁之熟而至之時者但不敢直附孔子

且將三字來說然終是不

能掩也故以孔子為歸附

○象引云此下他字不指有
官者謂士庶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趨也
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
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

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
唯仁則內外合矣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
子章注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
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蓋彼就三子
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
指天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

楊氏曰

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
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
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
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
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夫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

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程子曰五就湯
五就桀此伊尹

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
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
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
稱仁。○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字之中引楊氏說獨

○公儀休以曾憲不受魚見韓詩外傳拔園葵出織婦儲其機見史記則心不爾爾出說苑
○子柳見前
○蒙引云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庶位者皆是
○盧未人曰若是乎二句不專指公儀子等言之暗寓凱子手意

詳於伊尹者如美惠不屑就其迹甚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通旨宋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孟子許三子是就其有心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不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前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各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復奪也見譏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乎聲

百里奚事見形旬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緡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豈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華去聲

○趙誨主教衛之善評者漢水名衛詩竹竿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顧人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洵之西故曰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疏正義曰緡駒齊之善歌詠者緡駒居子高唐而齊右之人皆能善歌

○高唐齊西邑，故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是也。

○齊西也。
○蒙引云：有諸內，至無其功，道二句，一類事者，已之所為，功者人之所歸，謂功名也。

○焦滄國巨，變國俗者，國人之化，皆為夫婦之義，無分於死生也。唯齊子云：國俗化，皆善哭，豈國人之夫皆死耶？

○杜預曰：華周，即華遇，杞梁節杞殖。○言若有罪，不足用。○婦人無死事故，下猶賤也。

○左傳說死載杞華之事，詳矣。此取其要。○杞梁之妻執喪，畢赴淄川而死。○玉篇云：地除水，切小崩也。落也。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餘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

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胡化反。

遺音：旅載用夜，入明白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君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專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用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也。齊侯用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陷，而隅為之崩。通

考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髡以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程以商稷過門不入，取髡以

此譏季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

於是女樂遺去。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忘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蒙引云：不脫冕而行，言意也。蓋是非行旅服也。

○蘇紫溪見說云：微罪或謂君相，或謂孔子，俱不是。蓋微與顯對，以女樂去，則君相之罪顯，不以女樂去，則君相之罪微，所謂不顯其君相之失是也。

○黃葵峰曰：欲以微罪行，欲人謂我以細故而去國，可以不去而必去也。非謂以君相有微罪亦非謂孔子因得微罪于君故不致，而不得不去也。

臠音煩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臠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定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乎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安乎其言若是。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

○盧齋謂微鼎屬孔子，或以屬君相者非也。汪氏蕙惠以為未安更詳之。

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者矣。○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為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未方以君子自擬，以眾人指髡。髡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此章是傷王道之不行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下氏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

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

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之功豈敢議五霸

之罪惟孟子崇王賤霸故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

罪人焉五霸案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蒐而

補不足秋獮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黃養華曰自巡適諸侯至伐而不討是叙三王之法如此巡狩以起下文賞罰諸侯一出自天子也述職以起下文賞罰諸侯一出於天子而終的在征伐上賞罰亦伴言耳蓋五伯之得罪三王巡雖多端而其大者正在征伐違三王之法也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無遺老

失賢措克在位則有讓法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晉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給說文云相足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措克聚斂力驗也讓責也

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

使方伯連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

○梓疑云誅其人而變置其者不滅其國也○盧齊曰方伯連帥蓋只是一人平時為方伯征討一兼連帥也

下所律反

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據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自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

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

之，言述職之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由，次詢其賢才，益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為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盧齋曰：五霸桓公為葵丘之會，此則丁氏所謂夏比吾而大彰周禾章者，雖不錄可也。或曰：亦未見得本文未嘗曰：周五霸桓公為葵丘之會，亦未嘗曰：五霸桓公為葵丘之會。

○存疑云：誅不孝，正子道也。無易樹子，正國本也。無以妾為妻，夫婦人道之始也。講述士無世官之士，是已任者取士必得之士，是未仕者。

○又云：初命，正家也。再命，兩命，用人用刑也。三命，治民也。五命，睦隣尊王也。

官官事無攝取，主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齒防無遏，羅無有封而不背，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庭，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羅，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

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反。時戰，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

家之要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盟不自此，何以。曰：謂記其美之

○蒙引曰：印本作讀書，加於牲上，蓋讀其書而加於不殺牲體之上也。然與束載書之旨不合。一本作讀書，亦未可曉也。○大抵讀字差，春秋大全亦作讀字，蓋皆差也。一本作，讀字為是矣。作置字亦誤。○置，置也。漢高紀曰：金匱

石室通作櫃○穀梁傳作

○穀梁傳侯用牛大夫用

○穀梁傳侯用牛大夫用

○穀梁傳侯用牛大夫用

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水。毋。說羅訖止也。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國音預。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于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也。于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

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

○穀梁傳侯用牛大夫用

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亦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貽德言歸於和好。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遊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諂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前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

○穀梁傳侯用牛大夫用

其有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

委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隱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需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

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天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天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幸此章之義其亦若此

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與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安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靡幼哉。慶源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切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季子不教民而思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此章見富強之謀爲不可
○慎子名到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俞涓之術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有此舉莊子天下篇詳載慎子事又好黃老道德

全載

考分明作人說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

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

足之捍頭且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曾益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侍

方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因發明序其指意者十一

論至漢利向所定慎子書

則四十一篇薛方山云此

滑釐所不識也蓋俞滑釐

其所尊尚故云大凡怪僻

之說真不足信之朱文公

備一時之遺忘云尔餘皆

如此

○蒙引云慎子非史記所

載慎到也到趙人學黃老

之術掌著書本傳不言其

仕進

○虛齋曰然且不可是言

於理不可也新安之說非

也

○袁一凡曰慎子即名到者

元晦以滑釐為慎子為未之考也

慎到身尚俞滑釐之術故以為此不但

吾所不知即滑釐亦不識也

也

○蒙引云方止也謂止是

百里而已地非不足也而

儉於百里儉者王制所限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

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

足之捍頭且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曾益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侍

方深耳况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與起自言與起怒色

慎子勃然不悅自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朝觀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

哉蓋之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不

哉

不可越也。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

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

于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為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并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拜去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

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家引云徒取諸彼以與此自後子言也

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

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

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姦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王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

○姚承庵疑問曰循理守法是為當道不惑玩天子之法成生民之命是為志仁當道由志仁來故直說志于仁而後已務引者必以此而無他而已者不至是則不止也戰國時君臣不知天理為何物孟子直究將天理出來令其謹守王庶曲全斯民真是仁人之言出生民於塗炭者

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以當非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於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處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罪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

○爭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闕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闕墾口狠也宋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

○此章見富強之臣不可用意首二節言富強兵之有害於民末節言入君用之終為國害也重事君者說

○墾耕也治也闕新田之義

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乎聲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當

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

○蒙引云由字與變字王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也。

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歟。

○自非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自非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自非能薄飲食。忍嗜。時至欲與童僕同苦樂。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自非能薄飲食。忍嗜。時至欲與童僕同苦樂。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高實之高下隨時不同取之能知之

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曰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申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臏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長強不能以存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百圭

季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平百不可器不足角也

季子設喻以詰契反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食貨志作季慎
○歲熟取穀言之絲漆蠶
○出取帛者言之食以卯午
○酉子計歲之業水旱詳
見貨殖傳

○李貞壽注說云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入之火無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火不必於多取
○商素稱曰綾羅細絹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又曰公卿議錢幣錢幣蓋通名帛束帛也只是其一端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稷熟故生之得及未熟時生成饗殮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

朝食云餐夕食云飧

○存疑云為國不可無君
子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
法不可行矣。

○周禮魯曰大貉小貉木
禁小禁以重輕之甚與不
善言○賦輕不可復減其
究必至復增如漢文蠲租
減稅而武帝至等及府車
此天地間乘除之理故不
若行一之規萬世無弊
○大小以真偽言之也今
之人學禁是小禁也今之
自圭學貉是小貉也

○此章見治水當以禹為
法意首節自圭自誇治水
過於禹下圭子即禹治水
而斥其貽害之大也
○韓非子曰自圭之行疑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禁小禁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禁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禁而已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

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
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
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自圭謹身
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

時所無有也其犯堯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
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
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
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
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者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峰
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
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
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
氏曰彼真貉真禁為大者此為小者也○補曰宋氏公
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敝也
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關之者所以正邪說
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自圭曰舟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自圭為去聲之築堤壅委恐反

也塞其穴。

○東一凡曰。可見專築隄以注隣國而已。全不知水之道者。

○蒙引云。不必謂子之言過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下云。吾子過矣。亦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也。又云。發謂下地受水也。海是地勢取下者。島之治水排決流淪皆注于海。是以海而受水之發。

而注之他國。

季子曰。過矣。禹之治洪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季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在人之所惡也。季子

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塞以害人。則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季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曰。攷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諛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于諒者。未必真也。以己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

○王全洲曰。亮是明亮之義。不與諒同。心体上明明白白。自信得過。然後可固執而不渝。

○李東一云。朱子謂古無亮字。故借作諒。而以信字釋之。然諒為小信。非君子所宜有也。橫渠欲將惡字作字聲。謂君子不為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如

此說甚便但書云亮采惠
職則亮字非古所無乃朱
子久考耳若作亮來之亮
即是明白之義心体上不
明白則依違猶豫事到面
前必為詳議所攝如何能
固執不渝乎如此解尤勝

○蔡虛齋曰強即今所謂
有力量也

○講錄云強知慮多聞識
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
可說得大好若大好便是
聖賢之大勇大知大識見
矣為政者又豈可無耶

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為
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曰執說體常也不諫
通變也
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事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是乎好去聲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通氏曰善於已則有善

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
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善字該得禮好善是好
善之理而好人之善自不
消說
○海蓋編云好善與強知
慮多聞識正相違強知多
聞必活活自好豈能好人
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府疑云好善則服善威
德衆務必舉故曰復於天

扶下

輕易去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

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入亦甚多然其所

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

○予爭於他人也韓氏之說可辨

○正義云好言人之惡以為善希意道言以為訑不辨是非而言以為訑

○東了凡日與人之行曰

讒屈已之躬日謂相對阿

皆日面諛

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 君子小人迭為消長

上直諫

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求天下之

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難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益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自白之君子何如則任事自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齊疑云首飾所仕在道故以道為去就仕之正也

○蒙引云迎字迎接也非

出迎也

○存疑云三節所仕在禮故以禮為去就仕之次也
○漢書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象受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圍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王孫伯玉

家也白靈公問兵陳孔子曰桓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白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年

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按孔子

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

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在魯境之或謂孔子

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

季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

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

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二年是衛靈公即位之

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

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遂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又不食饑餓不能閉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存疑云三節道禮亦無只是因其風窳之甚而受其食不其就之而生也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

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犬者以天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

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

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

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末衰為去就又

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

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焉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

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

可就也然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

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末至于如是之貧則

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

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

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

禮在彼至于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

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行

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

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峰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且則上兩節言去

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

能去者故周之不以可受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

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

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此章見人不當以困自
困意者二節言聖賢之身
于困三節言中人之成于
困四節見國家之保于困
末節是總決其成敗之理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負薪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粗見人當以憂患自勵不
當以安樂自娛也。

○徐儼原旨云發者奮
起由於已者者雖投由於
人。

○那商事見前篇孫叔敖
一為荊楚為賈之子楚之
死士也後為楚相三得相
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史記循吏傳殺兩頭蛇由
列女傳又見楚世家薛詩
傳傳左傳郭死臣氏春秋

○陸家開世謂云古之聖
賢雖其上智之資有過人
者而成就之大皆起於困
窮之中天豈盡無意乎

○問動心不動心何以異
湛井泉曰心動乎天則生故欲其動心動於物則死故欲其不動心惟能動心而後能不動心

○高中文曰動心忍性在
聖人坦然出之自有道理其他須用盡力以過此關非謂但經資稟便有增
益可當大任也

○袁了凡曰孟子言不動心而此曰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展振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
曰忍性者不祖食色之性宜怒而天命之性亦宜怒收斂愈密皆愈通也

○陸家開世謂云古之聖
賢雖其上智之資有過人
者而成就之大皆起於困
窮之中天豈盡無意乎

舉於市說音

辨耕歷山三十登庸說音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

辭余六方萬魚鹽史列才二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

舉以相去聲國孫叔敖隱處史列才九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

尹百里奚事見形旬前篇勸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

賢皆臣也令尹上卿之号也善也尹言用善人也此
故皆曰樂官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

降大任使之任夫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聲窮也乏

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音背戾也動心忍

性謂疎荀勇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

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

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

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

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

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

賤而貧賤有以疎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

頭活水袞袞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滯

○南氏實其之說不是

○陸家開世謂云古之聖
賢雖其上智之資有過人
者而成就之大皆起於困
窮之中天豈盡無意乎

○陸家開世謂云古之聖
賢雖其上智之資有過人
者而成就之大皆起於困
窮之中天豈盡無意乎

○陸家開世謂云古之聖
賢雖其上智之資有過人
者而成就之大皆起於困
窮之中天豈盡無意乎

○陸家開世謂云古之聖
賢雖其上智之資有過人
者而成就之大皆起於困
窮之中天豈盡無意乎

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于此也。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宋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孰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

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改，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宋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徵

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
事傅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入恒過而下則中人之
事也總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
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且至于事勢
感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
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于事理暴著微色發
警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
此故亦足以進於喜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
而

入則無法蒙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法家

法度之世古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不

○王厚洲曰拂士之拂即如字筆所不欲者拂其君與執法世家同故曰法家拂士不必作弼字解○蒙引云法家是世臣拂士是左仕者尊卑之辨○世古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揚震四世五公皆正人也其法家乎○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曾有武備之規防楚有伍子之在果非敵國乃外患也○薛叔齊有言曰君子對黃天而恨亂軍實而不警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俱

○蒙引云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三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大註以全字貼生字二字貼死字尤有義

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凶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凶出於

安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

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漸有死

凶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凶一節自困而亨上

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

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

即憂患之反也○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敦人之仁雲峰胡氏曰必堅志其志然後自至于以安樂

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息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瀕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黃氏曰：恐懼修省，有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于晏安，當厄窮困贖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者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是擴天理，是遏人欲。

○此章實勉人休教上，術字見曲成之妙，意不屑之教誨，非謂不屑教之也。謂以不屑為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非必待其人果能修省然後可謂之教誨也。謂就此不屑時之心，即所以教誨之也。此正操人使知善休其教也。或謂人若不改，則教誨為虛，正重人能退自修省，上厥不得趣教，固教不屑而亦教用多，術可知，或謂多術者，一術亦未嘗不教之教也。

○**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言屑字，皆當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誨，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

教也

教也。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教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教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則民散。

之謂矣

季集註大全卷之十二終

○此以二十不言之者，蓋其意已見於前卷之末，故不復言之。○此以二十不言之者，蓋其意已見於前卷之末，故不復言之。○此以二十不言之者，蓋其意已見於前卷之末，故不復言之。

